

榮耀慈濟出品

文 / 吳孟熹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問我為什麼要當醫生？至少在我高中前沒想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因為爺爺開中藥行、爸爸是藥學系畢業的關係吧！雖然爸爸直到退休後才真正開始接觸藥劑師的工作，但他一直希望我能讀醫學系。而我在以此為志願一開始的想法只是——醫生有一份穩定的薪水，可以讓身為獨子的我奉養父母無虞。



■ 以第一志願成為第一屆慈濟醫學院學生的吳孟熹（最後排右一）參加新生訓練，與同學還有懿德媽媽李六秀師姊（二排左一）與洪美惠師姊（二排右一）回精舍尋根。同屆的同學張懷仁（前排左一）、陳景亮（前排中）與王佐輔（最後排右二）現都留在慈濟醫院擔任主治醫師。

至於為什麼和慈濟結上緣分？一方面是因為第一次聯考沒考好，考不上醫學系，所以在重考班進修一年之後，才終於有幸能成為慈濟醫學系第一屆的學生。一方面也是家人認為慈濟是不錯的團體，而自己也想離開臺北到其他地方見識一下。

於是在十五年前，我來到了花蓮。對於慈濟醫學院的歷史來講，那可真是華路藍縷的年代。學校只有一棟五樓建築，教室在一、二樓，宿舍在五樓，連操場都沒有，更別說體育



館或泳池了。大學讀七年，宿舍就搬了六次，好像游牧民族一般；見過世面的同學批評說這算哪門子大學，可是我卻喜歡這種小而美的感覺；彷彿圖書館就是自家書房，彷彿教授老師們就是專門為自己而請來的家教，十公里路跑回到精舍，真的就像回到家一般。

慈濟人文在創校之初就已經是積極推廣的特色了，雖然我參加了一些志工活動，但起初並不是因為懷抱著服務人群或關懷弱勢等偉大高尚出發點而如此做的。當時的我只是不想再當個書呆子，只是想讓自己的生活不再那麼無聊，希望藉著義診可以出去遊山玩水罷了！於是我參加了醫院辦的志工體驗營，我不記得這是幾天的營隊了，我也不記得什麼才是真正的志工服務精神，我只記得，我被分派去探視一位中年肝癌患者，病患的太太因為不希望先生受打擾，於是代為接受我這個醫學生的「關懷」……我看著她淚汪汪的眼神，勉強地回答我的問題，心中充滿了無力感，我覺得自己根本就是來騷擾她的……於是我勉勵自己，雖然我不能撫慰她的心靈，但幾年後我就能用我的醫術幫忙他們了。



■ 大一時吳孟燾參加許多服務社團。上圖為與花蓮脊髓損傷協會聯誼後於鯉魚潭畔合影，吳孟燾（最前排右三）當時雖青澀，但已經感受到服務的快樂。下圖為參加人醫會澎湖義診，吳孟燾醫師（後排左一）與同學張懷仁醫師（後排右一）舉起人醫會的旗幟為青春留下紀錄。

■ 吳孟燾醫師並非花蓮人，卻放棄離家較近的都會醫院，而留在花蓮支援偏遠醫療，照顧弱勢兒童，因而與花蓮慈院一般內科的陳逸婷醫師（右）在去年同獲花蓮縣政府表揚為「社會優秀青年」。攝影/吳宛霖



我也曾經參加原住民小朋友一對一的長期輔導活動。第一次出發時因為記錯了地點，找不到老師和同學，於是天真的想像自己過去拜訪的「劇情」——找到了地點，按按電鈴，小朋友的爸媽就會帶著

他們出來和我相見歡……後來還是幸運的趕上了同學和大家一同前往，但是真實到了景美村，看到這麼落後的景象，與自己原本的想像差距十萬八千里，著實令來自臺北的我大吃一驚，也讓我終於了解了真正貧窮生活的面貌，深刻領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麼富足。

在這類訪貧、關懷的活動中，有些同學非常排斥，總覺得是被強行灌注所謂的人文精神。但在我看來，封閉自己反而失去了一個自我成長的機會。也許活動過程中講述的大道理不一定令人印象深刻，但往往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或從平凡志工們的經驗分享中，就會讓我們在不經意中得到真誠的感動而開啓一絲善念。

脫離了校園生活，進入醫院成為實習醫師之後，雖然披著白袍感覺走路有風，雖然上人說我們都是大醫王，但這些光環榮耀的背後，守護的可是生命，是莫大的責任。到現在我還是記得我值班時所接的一位新入院的肺結核病人，隔天卻突然心跳停止，當學長出來對病人的兩個女兒宣步急救無效時，她們瞬間痛哭失聲的畫面至今仍深印腦海。因為她倆前一晚才對我不斷前去關心她們的父親表示感謝，旋即我卻讓她們遭逢喪父之痛！我現在仍會想起，如果當時的我多點臨床經驗，也許就能挽回了……這事件也讓我深刻了解到，比起病人的生命，醫師的勞累是多麼的微不足道。而在我這個年輕醫師的心中，也立定了在行醫的過程裡，不辭辛勞也要守護病人生命的心願。

畢業後，在有機會免役的情況下，我卻選擇了去當兵。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年代，我在醫師生涯的發展上又慢了同學兩年，可

是因為如此，我卻得到不同的生活體驗，也陪伴了我的家人。軍醫生涯中，擔任醫官的我必須獨自負責看病、反毒宣導、驗尿、軍醫預算運用、裝備檢查、辦理軍人體檢、餐廳衛生督導、驗菜、飲水機水質送檢、松樹蟲害治療、營區蛇類防範、幫狗拆線……等等。雖然在軍中，我會因看到溺愛孩子的父母運用關係讓孩子停役感到忿忿不平，也對於自己醫不好一位有癲癇病史的老實伙房兵的富貴手感到無奈，然而當我用專業為他的疾病申請通過停役提早退伍之後，我突然覺得在無奈的大環境之中，我們一樣有能力為他人帶來溫暖。

退伍後，我還是選擇回到了花蓮繼續當個慈濟人，進入外科及整形外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對於忙碌的住院醫師生活，我比較少參加志工活動了，雖然總是沒有充足的睡眠，卻是充滿著自豪，心裡越來越踏實。因為忙碌，代表分秒不空過，代表我正接受紮實的訓練，代表我越來越有能力為病人拔除苦痛，發揮身為醫師的功能。很幸運的，在去年通過了整形外科專科考試，終於從資深住院醫師變成了菜鳥主治醫師。回想以前那個披上白袍感覺走路有風的自己，原本只希望有穩定工作，經過了時間的洗禮與世事的鍛鍊，還有慈濟給我的養成教育，如今披上長袍的我，卻感到責任更大，所需的努力也更多了，而唯一不變的，就是那個在心中立定不辭勞累、守護人們健康的心願。🌿



■ 以「菜鳥主治醫師」自居的吳孟熹醫師，在歲末祝福時，以慈濟醫學系第一屆畢業生的身分，代表醫療志業上臺分享。攝影/陳安俞